

(4) 直面教会边缘化的困境

临风

场景

简单说，廿世纪是 19 世纪脑力创造的孩子。19 世纪四位巨人：马克思、达尔文、尼采、弗洛伊德，他们定义了 20-21 世纪人类思想的方向。这个方向又是 17-18 世纪的理性主义、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的产儿。

1925 年对美国新教来说，是个转折点。「猴子讼案」在形象上是个标杆性的事件。但根据诺马可（Mark Noll，《福音派心智的丑闻》），更重要地是辩护律师威廉·詹宁斯·布莱恩的去世。他三度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，三度败北。他是福音派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代表。因他去世，福音派顿失推手，开始对文化悲观，对政府疑惧。

这些年间也是「开西大会」（Keswick Convention）圣洁运动和前千禧年派的「时代论」开始在福音界盛行。福音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个人传福音和个人的敬虔。同时，许多主流教会加速向「现代主义」倾斜（自由神学）。这是美国「基要主义」抬头，福音派全体朝内看，开始孤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开始。

直到 40 年代以后，经过卡尔·亨利、Harold J. Ockenga、葛培理等人的合作和努力，「新福音运动」逐渐走出分离主义的胡同。再从薛华对 1973 年最高法院对堕胎的判决打响第一炮，80 年代带来了「道德大众」，以及「宗教右派」。整个福音界几乎被它所反对的（自由主义）社会议题所定义，这就是所谓「文化战争」。福音派大多数与共和党划上等号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分子，例如「爱家团契」的道布森牧师。

与此同时，在响应文化战争之外，华人教会中的「神学正确」之争也进入白热化。这就是今天的场景。也就是说，福音派又回到了「被围心态」的熟悉环境。面对周围强调「开放性」、「相对主义」、「宽容」的文化主旋律而言，几乎完全失声。

教会边缘化的表象

其一、2008 年《美国宗教鉴定调查》(ARIS 2008, 对 54,461 人次做调查)发现：

- ❖ 18 年来美国人口增加 5 千万，但是各教派的人口都在衰退。2008 年。自认基督徒的有 76%。相对于 1990 年的 86%，减少了 10%。
- ❖ 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（无神论，不可知论和无宗教偏爱者）已达到 15%，相对于 1990 年的 8%，几乎上升了一倍。无宗教信仰人口的重心从前卫的西北部，转移到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东北部。

此数据与 2007 皮龙调查 数字相仿。2012 年，皮龙调查无宗教信仰人口接近 20%，5 年间上升 5 个百分点！其中，「千禧世代」有 32%无宗教信仰。另外，根据盖洛普 2014 年 5 月的调查，美国大多数人（55%）认为应当接受同性婚姻。18 年前是 26%，增加了不止一倍。

其二、《首要事务》杂志 (First Things) 2008 年 8 月号中，编辑约瑟·巴屯 (Joseph Bottum) 撰文说，近年来美国主流教会大幅衰退：

- ❖ 历史上，支撑美国文化的三只凳脚是：新教、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。新教（主流教会为主）为美国文化、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言说和一组道德语言。
- ❖ 美国主流教会从 1965 年以超过 50%的人口，到今天已经不到 8%！他们早已失去了决定美国社会议题的能力，甚至再也不能对社会的语言发挥实质的影响力。

其三、在 2009 年皮龙论坛 (Pew Forum) 上，著名社会学家 Robert Putnam (哈佛大学) 与 David Campbell (圣母大学) 对美国宗教趋向发表研究报告 (内容摘自将在 2010 年出版的“American Grace: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”)。他们发现，今天美国的年轻人离开宗教的比例 (30-40%) 是上一代的 4-5 倍 (5-10%)。他们认为，「文化战争」是年轻人趋避信仰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针对他们的警钟，有人认为，当「婴儿潮」结婚生子以后，很多都回到教会。不过，《今日基督教》2010 年 11 月份的一篇文章 (Drew Dyck: “The Leavers: Young Doubters Exit the Church”) 认为，这次不会了。第一，文化的世俗化已经产生结构性的改变，今天的年轻人生长在「后基督教」的环境里。第二、今天人浮于事工作难找，青年人成家的时间表推迟。30 岁以后的人更加定型，很难再改变。第三、这次离开宗教的比例远高于往常。作者说：「人们总是改变宗教信仰，以配合他们的行为。」

其四、（基督教）巴拿研究中心发现（参见“unchristian,” 2007），美国 16-29 岁的非基认为基督教就是：

- ❖ 反对同性恋（91%）
- ❖ 好论断人（87%）
- ❖ 伪善的（85%）
- ❖ 古板的（78%）
- ❖ 过分把问题政治化（75%）
- ❖ 与现实脱节（72%）
- ❖ 对他人的感觉迟钝（70%）
- ❖ 无趣的（68%）

该研究发现，教外青年只有 3%对基督教有好感，却有 33%对同性恋有好感。

之后，“unChristian”两位作者之一，David Kinnaman 从事了八个全国性的研究计划。抽样调查了 1296 个千禧世代，受访者都有教会背景。他发现：在教会长大 16-29 岁的人中有 59%离开教会，他把他们分作三个部分：「游牧族」、「浪子族」和「放逐者」。（详见：“You Lost Me: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, and Rethink Faith,” 2011，可参考《举目》网站拙文。）

他列出千禧世代离开教会的六大原因：

- ❖ 教会似乎保护过分
- ❖ 「千禧世代」的信仰经验肤浅
- ❖ 教会让人感觉与科学对立
- ❖ 教会与「性」有关的教导过分简化，流于论断
- ❖ 他们为基督教的排它性而充满挣扎
- ❖ 教会对那些有怀疑的人不友好
- ❖ （华人可能要加一个：）文化代沟严重

另外，根据《今日基督教》（2014-5-29）报导，有 1600 万会员的美南浸信会，其中有 1/4 的教会在 2012 年没有千禧世代的人受洗。似乎，教会在年轻人中失去了话语权。

走出困境

边缘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自己造成的。教会如果只注意灵性追求，信徒相通，很自然地，就会与社会脱钩，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「次文化」团体。

根据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 James Davison Hunter 2010 年的名著（“To Change the World: The Irony, Tragedy, &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,” 2010, 牛津出版社），教会与文化互动主要有四个模式：

- ❖ 与世无争、敬虔度日（「基督徒关怀社会是对上帝负责，是要荣耀上帝，不是要回馈社会，也不是要把世界改良。」我们要让这个社会烂透，局部的改良不过延长了恶者掌权的时日。）
- ❖ 对立、改造文化
- ❖ 寻求认同（契合、同化）
- ❖ 忠于信仰的入世，在生活、游乐和工作中积极、主动地表现信仰的价值

这第四点正是凯勒牧师所推崇的，也是他在纽约市曼哈顿区救赎主长老会所实行的做法。凯勒牧师主张基督徒在教会**共同体**中从事有活力的「反传统文化」（counterculture），追求「共同的善」，而非以教会「次文化」的方式只关心内部作业，或是信徒在世上单打独斗。面对文化的冲击：

- ❖ 对性的态度：不崇拜，也不惧怕。遵照经训。
- ❖ 对金钱的态度：鼓励人积极投入时间、金钱和人际关系于社会公义，以及穷人、移民、弱势族群身上。
- ❖ 对权力的态度：积极致力于族群间的权力分享和建立关系，特别是针教会以外被遗忘的族群。
- ❖ 为社会全体的共同福祉努力：不是逃避，而是更新；不仅是个人灵魂的救赎，而是建立一个公义、和平、仁爱的社会，而非争权、夺利、自私的社会；整合工作与信仰；面对「人生大问」的处理方式中显示出信仰的价值。

心智上的侏儒？

不肯用头脑，盲信权威，很可能是基督教被边缘化的另一个原因。例如，布道家桑戴：「学问可以下到地狱里去！」在「猴子讼案」以后，许多人更是认为学术与知识是抵挡上帝的，应当逃避、唾弃。

诺马可 1994 年的名著《福音派心智的丑闻：一个受伤爱人的书信》，在福音界影响深远。当年就获得《今日基督教》年度最佳书籍。十年后，Ted Olsen 在《今日基督教》撰文，再度肯定这本书，认为它重新塑造了福音界的视野。

诺马可认为，福音界心智的丑闻还不在于「反智」，而是没有用福音的原则来思考，来处理人生、社会和职业。基督徒总是依赖权威来思考，忽略「冷静分析自

然、人类社会和艺术」的素养，对事情判断被群体思维、广告效应、速食面式的媒体，以及消费者心态所范围。

诺马可 2004 在《首要事务》发文，纪念出版十周年。他仍然肯定自己十年前的观察，并表示，「丑闻」的心态出自：急功近利、民粹主义、不尊重传统的解读（圣经、神学、伦理议题）。

到了出版 15 年（2009 年），哥顿学院主办「福音界心智的丑闻 15 周年纪念会」。发言者纷纷举例，福音界许多自封的专家在美国史、地球和生物科学有过度的影响力。可惜这些所谓权威把人带离真正的学术。另外，基督徒过分关注「行动」、对事工的实用性，在分析社会问题上缺乏深度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更重视实用，而非真理。

让我引用书中几段精彩的句子：

「既是福音派又讲究智性，这是不可能的。」

（自爱德华兹以后）「福音派心智的丑闻就是没有太多福音性的脑袋。」

「还没见过有生气的基督徒头脑，能够卓有成效地提供连贯地，可识别的影响力。」

「那些不吸取以往教训的人将被咒诅，注定去写末日迷踪之类的书。」

「如果福音派继续受到有历史决定论调的『时代论』的影响.....我对未来的智性发展不抱希望。」

今年是这本书出版的第廿周年。在接近廿周年时，诺马可在 2011 年出版《耶稣基督与心智的生活》。这是他 1994 年巨著的续集。在这本书里，他不再拆毁，而是企图建议一条可行的路：

- ❖ 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是基督徒从事学术的关键，但却往往被忽视了。
- ❖ 现代西方文化削弱基督教的思维，有如它削弱其它严肃的智性生活一样。
- ❖ 学习耶稣的精神：「你们来看。」抱着开放的态度，不要急着下结论。
- ❖ 慢下来是前进最好的策略，慢点定罪。想想看，尼西亚信经、迦克墩信经花了多少年才敲定。
- ❖ 要注意真理的两面性，如果连基督教最基要真理尚且如此，何况其它知识：神学、科学、历史、心理学…。
- ❖ 否定或太快宣称「上帝的命定」都是种还原主义的做法。

❖ 承认我们所能知道与把握的真理有限，谦虚面对。

在诺马克的思维里还有一个吊诡的观点，他把苏格兰历史学家白彬顿（David W. Bebbington, 1989）给「福音主义」下过的定义再加了一条。（参见诺马可：《世界基督教的新面貌》，《今日基督教》2010 年度最佳书籍）：

因为没有太大传统与世袭的包袱，福音派一向有「机动地挪用、融合」（appropriationism）的特性。福音派并非一成不变，在不改变基要信仰的框架下，调整其适用性（例如基督教与苏格兰启蒙的融合产生美国宪政思维，接受地球是圆的，废奴，民权运动，不拘于传统、利用媒体、新诗歌），不拘泥于字句。正面看，这是一种智性上的资源，没有传统的包袱，容易创新。

反思

美国思想家艾伦·布卢姆(Allan Bloom, 1930~1992)在 1987 年出版划时代的《美国心智的封闭》(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)，批判美国自由化的高等教育：强调开放性、相对主义、宽容，结果反而造成**心灵上的封闭**，青年人无法作独立思考。价值中立的氛围扼杀了人们寻求和向往真理的意愿和勇气，但却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滚石音乐、性开放和没有原则的激情。这造成道德瘫痪、智性懒惰，面对人生的大问一片空白，缺乏热情。以为个人幸福、人生意义和社会公义完全可以从追求私利中获得，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消费者。

问题是：我们有足够的装备，可以挑战、质问、对话吗？还只是「以暴易暴」？

谨提出三点建议，帮助我们反思：

- 1、更多向外看：面对社会责任，追求共同的善。
- 2、挑战相对主义：在心智上长大成人。但在论理上不失去公正，不教条主义，不遽下结论，冷静、客观地说理。
- 3、唯独圣经：整个圣经在分享一个上帝与人类相交的言说，要抓住这个主线。不要过分高举宗派神学的正确性。上帝的属性（真理、公正、慈爱、无限）远大过任何断章取义、不明情景的解经原则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要谦卑，承认自己所知有限。

最近，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介绍了 33 位 33 岁以下的青年，他们走出传统的窠臼，他们挑战文化，企图寻找上帝在今天如何做事。他们没有自外于社会，积极投入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这些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。

问答和讨论

周传初弟兄：我想你刚才讲的这些现象都是非常令人警觉和很难过的。我想我从青少年的事工的角度来做些回应。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很多教会中的成年人的心态是不是越来越封闭，把所有的资产，所有的投资都放在了成年人的事工上，青少年在教会里变成了二等公民。大家普遍认为青少年事工不好做，也不值得做，青少年的需要和潜力被大大的忽略。有些作父母的在教会不知道怎样带青少年，就拼命的用娱乐来满足他们，给他们很多的乐子，却养而不教。我记得多年前在教会有一次，青少年事工中的很多的同工和家长帮他们办在教会过夜，晚上节目完了，在 11 点该就寝的时间竟开始一个捉迷藏的活动。礼拜六的晚上把整个教会上上下下都变成了捉迷藏的地方，到处都是手纸，到处都是吃的东西，面条、炸薯片在地上踩过，礼拜堂的座椅、讲台等等全部被践踏、推打得一塌糊涂，好像蝗虫过境一样，没人在乎主日的早晨怎么做礼拜。但是这些家长还振振有词：「我们要认同他们（we need to meet them where they are）。」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，认为放纵，让他们高兴，做些在学校、家里都不敢做的事，这样才能把他们留在教会里面。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吹胡子瞪眼睛，一天到晚教训孩子给他们说教。其实北美以华人为多数的教会，年轻一代和英文堂事工，经常被看成二等公民，甚至必要之恶。其实说英文的族群本来是这块土地上的老大，结果现在在你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圈里反而变成了二等公民，谁能忍得下这种对待？我们作为天国的国民，气度和心态上都需要调适，千万不能把在社会和职场里的自卑感在教会里化为了自大狂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普通话堂对英文堂常常有些成见和批评，就像一些做父母的对于儿女的很多事情看不惯，总觉得自己是正统，他们是旁门。其实一批评，比如我们批评孩子的朋友，批评他们的穿着，这个等于是说他们笨，没有人喜欢被人称为笨的。我们的这个态度和身体语言很伤人但不自知，这个裂痕一旦形成而不弥补，会越来越大。我们谈这些问题，不要变成杜牧阿房宫赋里所说的，今人为前人所造成的错误叹息。如果今天的人不记取从前的人的错误，后代人也要叹息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了。

临风弟兄：是，非常好！你刚才讲的这个次等公民我稍微回应一下。其实，我所知道的在华人教会里面最觉得受委屈的就是英文堂的牧师。他在长执会里没有什么地位，真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华人教会的英文堂的牧师。另外，在美国教会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，但是不一样。中文堂这个二等公民的情况比较严重。美国教会里面很多青年最吸引他们就是 **Pizza Party**，想办法迎合他们，而缺乏的是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沟通。青少年的工作跟其他年龄段的工作脱节，没有办法把其他年龄段的人和青少年拢在一起，让他们可以体会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一些想法和彼此了解。这种不同年龄中间沟通的脱离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。

李万兵弟兄：《当代基督教杂志》（**Christianity today**）几年前调查了美国教会的年轻人。在教会里，高中毕业之后去上大学，这些在教会里成长的孩子每 4 个孩子有 3 个不再去教会，只有一个还去教会，换句话说，75%的流失。并且大部分在 30 岁之前都不再去教会，就是大部分。所以，美国教会的年轻人的事工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不要效法他们。另外一个，我刚才看到你是把那个跳过去了，辩论那点，你有什么想法我很想听。

临风弟兄：第一，刚刚这个 2001 年的“**You lost me**”这本书特别强调，问题不是进大学，大家都以为是进大学，所以呢，最好不要去上大学，问题不是进大学，他提出了六点，就点出了在进大学之前就已经有问题了。

陈瑞曾弟兄：因为我有三个女儿，她们都刚过了青少年，一个是刚研究所毕业，一个大学毕业，一个正在读大学，所以，我是直接碰到今天讲到的很多的问题。在几年前，我在北卡州 **North Carolina** 参加一个特会，有一天和乔纳牧师 **Rick Joyner** 一起吃早饭，他是一位先知。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他的书很多都是他的梦。我问他你做了什么梦呢？他说他梦到很多今天讲员讲到的这个族群离开传统教会走向神。所以，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数据只是一部分，因为在美国很多向圣灵开放的教会是非常复兴的，像 **IHOP**，我们秋令会有两个讲员是从 **IHOP** 来的。**IHOP** 青少年，他们的同工全时间的就有四，五百位。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聚集。我的重点在那里呢？刚刚周长老讲到的我完全同意，但是从我们这一代来说呢，我们用一个，我觉得不是新约的神学

在处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，新约的神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圣灵。今天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传道人怕讲圣灵，讲到圣灵就退避三尺，这个是我到今天都很困惑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我不会活到今天，若不是圣灵我今天不会又做教授，又做一个企业的创办人，又做牧师，又在各个国家宣教。我是靠着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所以，我是觉得我们的神学需要调整，我很郑重的讲这么一句话。我们要尊重圣灵在我们下一代的人当中需要做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统计资料，美国的宣教最成功的海外宣教是神召会（Assemblies of God），不是浸信会，为什么呢？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原因？神召会，他们的神学是对圣灵开放的。所以，我们的下一代面对撒旦这么剧烈的攻击，有些的武器我们放弃了，这是我们今天打败仗很重要的原因。

临风弟兄：我很同意神一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我今天只是提到两点。我相信神用不同的方法。至于说这些的数据，并不是选择性的，而是相当普遍性的。他们统计上的误差小于 3%，所以可信度很高。另外，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跟大家有些的距离，我所讨论的是从外面来看，不是从教会里面来看问题，我是从整个的社会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社会里面怎么样被接受，怎样被对待，然后，我们怎样去跟这个社会接轨。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。另外，有关 IHOP (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)，我建议大家去阅读一下「维基百科」上的介绍与争议。

陈卧绿姐妹：我先向大家赔礼道歉昨天晚上主席三番五次要我下来，我都没有下来，对不起李晖，对不起祝健，对不起大家，不好意思。我现在要回应一下，我觉得陈牧师刚才讲的圣灵这一部分在教会极少的涉及，就是青少年的工作。我自己做青少年工作有一段时间，我里面苦恼的其实有几件事，我们都会，都可以做的，像妈妈爱他。我跟孩子们讲我的目标就是要跟你们一点都没有代沟，一点代沟都不要有，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，你也不要叫我师母，你就叫我卧绿阿姨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，他们跟我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但是，我还是要他们爱主，这是很关键的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，我们带他们去 IHOP，因为他们喜欢音乐，就把他们带到 IHOP，让他们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回来后孩子们有很多的改变，我也鼓励他们去参加圣灵工作很强的青少年的营会，这几天也收

到很多孩子给我的反馈，他们说他们灵里被复兴。有一个孩子是最头疼的一个，但是自从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的问题全部解决，在我面前一直跟我讲，卧绿阿姨，我真的一想到我的过去，我就真的无地自容，我为什么这么败坏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救了我。所以，他现在说，我现在爱神，跟神的关系已经不是爸爸妈妈叫我爱神了，而是说我今天真的认识了这位神，我真的经历了祂。所以，我觉得这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绝对缺少的。